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吴晓东：金庸是汉语文学想象力的巅峰

记者：在《诗心接千载》一文中，您提了自己曾受废名的影响。在读书方面，都有哪些人对您产生了较大影响？

吴晓东：在读书方面，最早的影响来自父亲，读小学时，他就为我专门订了《中学生》《少年文艺》等杂志，也推荐我读《宝葫芦的秘密》《大林和小林》等童话故事。但很快这些儿童读物就满足不了我的求知欲了，我开始翻遍父亲的整个书架。这种杂乱无章的阅读在整个中学阶段都在持续，其中最有获得感的阅读是在高一，整个一学期，包括寒假，都在精读《红楼梦》，也买了蔡义江的《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》，从此对“红学”产生了兴趣。而此后读书成了专业和职业，影响过我的人，无论是现实中的老师和同学，还是中外作家，自然就数不胜数了。

在我阅读经历中，对“读书共同体”的重要性深有体会。对所谓读书共同体的感知，我有三段相关的经历。

第一个是进入1990年之后，我和周围的硕士同学形成了一种联床夜话式的谈学术、谈阅读的交流模式。每个同学都带着自己的阅读背景，因此称得上是彼此优势互补。我从同学带来的阅读视野中，感受到的是自己的知识结构逐渐丰满和完善的过程。

第二个是读研究生时导师钱理群老师的小屋所汇集的各色人等，既有钱老师自己的学生，也有当时刚刚留校的青年老师，譬如我遇见过像陈平原、黄子平、韩毓海这些老师。他们讨论的话题让学生辈们非常长见识，那也算一个流动的读书共同体。

第三个是1997年钱理群老师组织我们青年学者去桂林研读中国现代诗化小说，整整讨论了半个月之久，其间我跟几位同龄人如倪文尖、罗岗、薛毅、刘洪涛等学者一下子变成了好朋友，后来也一直保持密切的交流，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读书共同体。

记者：您在中学时就注重背诵古代诗歌，还曾抄写《红

楼梦》里的诗词歌赋，对古诗的爱好，是否使您受益颇多？

吴晓东：对古诗的爱好带给我的应该是毕生的影响。比如我读本科的时候初见江南，心潮澎湃，难以言表，就只能在辛弃疾的词里寻找寄托和表达：“落日楼头，断鸿声里，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。”当然，我后来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和从事文学教育的教师，对古诗中的佳句、美感乃至潜藏的“诗心”的领悟，也常常受惠于现代作家的眼光。

现代作家们在作品中有相当多的引用和评论古诗的佳句，从中可以领悟到，古诗依然在点亮现代诗人们的诗心。而中国现代作家与古典诗心的深刻共鸣，也影响了我对中国几千年诗学传统的领悟。

记者：在《从卡夫卡到昆德拉》绪论中您提到：“曹文轩老师有个好习惯，每次遇上学生都问一句话：‘最近在读什么好书？’我当学生时他也总是这样问我，我都说在读卡夫卡。其实每次只读上两页卡夫卡就换成了金庸，然后一口气读到天亮。”能谈谈您对武侠小说阅读的感受吗？当时的阅读氛围是怎样的？为什么喜欢金庸？

吴晓东：我读本科的时期，可以说是“金庸热”的鼎盛时期，中文系的学生“开口闭口都是金庸”，这个说法毫不夸张。我的判断是，金庸是汉语文学想象力的巅峰，他的想象力完全可以和古往今来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家媲美。我更想援引两位我的同代人关于金庸的精彩说法。一位是毛尖，她的著名判断是：“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是金庸给的，我们这一代的近视眼是金庸给的。”“金庸既影响了我们的道德，也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。”另一位是我本科的同班同学，也是我研究生的“上铺兄弟”——诗人和小说家蔡恒平。他曾经在网站上连载《古金兵器谱》，网民常常等到深夜，为的是在第一时间读到他的谈古（古龙）论金（金庸）帖子。我曾经读到过他的这样一段话：“我庆幸自己在大一时读了金庸。我和我的朋友们的许多做人的道理来自金庸，使我们在大事大节上不亏不耻；在个人生活中重情重义。当这些和北大的精神氛围深深融在一起后，我明白一个人要以大写的方式走过自己的一生，要独自前行，无论落魄发达，都无改内心的激越情怀和平静致远，像那无名高僧一样，走过大地，不留痕迹。”

记者：您会经常和学生交流阅读体会吗？会向他们推荐书目吗？

吴晓东：身为教师的一大毛病就是“好为人师”，为自己的研究生以及课堂上的学生们推荐阅读书目当然是家常便饭。更多的时候是学生主动向我推荐他们正在读的书，也会要求我给他们推荐书目。印象中比较



吴晓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
独特的是给自己的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推荐过一个书单，其中有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、海明威的《流动的圣节》和《海明威短篇小说选》、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、塞林格的《九故事》、卡尔维诺的《我们的祖先》，还有《雷蒙德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》《卡夫卡短篇小说选》、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的《东方故事集》、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、希利斯·米勒的《文学死了吗》、马尔克斯和门多萨的《番石榴飘香》、戴维·洛奇的《小说的艺术》、昆德拉的《小说的艺术》、特里·伊格尔顿的《文学阅读指南》、威廉·范·俄康纳编《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》、弗郎索瓦兹的《巨匠与情人》、康诺利和伯吉斯的《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提要·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》、卡尔维诺的《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》。

记者：您有枕边书吗？如果有，是什么？

吴晓东：每个阶段的枕边书都有所不同。高中的时候是《红楼梦》，本科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，研究生阶段是加缪的散文，比如《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》。任教之后有一段时间迷上了奥尔巴赫的《摹仿论》。如今可能没有枕边书的概念了，有的是“床上书”。我的电脑桌旁边是一张床，床上始终都会堆满写文章要用的书。

记者：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，在世的或已故的，想见到谁？

吴晓东：我可能想见见加缪。加缪对我们这一代人，尤其对我的青春，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。读研究生时期，杜小真翻译的《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》，堪称构成了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心中路历程的完美表达，好像更能吻合于我们的情感结构。就像我在《从卡夫卡到昆德拉》的后记里说的那样，我从少年加缪那里“感受什么是激情方式，感受加缪对苦难的难以理解的依恋”，“同时从加缪那里学习什么是反叛，怎样‘留下时代和它青春的狂怒’”。

记者：若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，会选哪三本？

吴晓东：相信有无数的人被问到过这个题目，估计全世界的无人岛都被占满了。这个问题要看是去无人岛短期旅游，还是被流放个三年五载。如果是前者，我会选择《论语》《三体》《摹仿论》；如果是后者，我会尽量选择耐读的，或许是《红楼梦》《鲁迅全集》《圣经》。